

聽說她失蹤了時，已經是數月後的事了。

她看過走廊談論此事的學姐們紛紛露出擔憂的神情，但是再過了數月，就沒有人再提起了。偶爾看見某些落寞的臉孔，她會想，也是跟她一樣想念著學姐嗎？如果是就好了。

有傳言說她急病去世了，也有說她去外國留學了。跟那人再親近一點的學姐也都說不知道她去哪裡了。人真的有可能就這樣毫無痕跡地蒸發嗎？莉子張開又緊握起拳頭，明明已經緊緊握著，卻總像抓不住什麼一樣空虛無比。

文學部的部室乾淨明亮，聽說曾經提議過要不要搬去地下室，但是最後還是取消了這個提案。本來就不常去部活，她也不好意思發表偉論，但她其實一直覺得這樣就挺好的。窗外可以看到清澈的藍天，飽和得有點刺眼。她想起曾經站在窗前的某個身影，還有那雙比淺海更深色一些、比天空淺色一些，宛如會發光一般的藍眸。被風揚起的金色髮絲，柔順得不像人類的髮，更像陽光底下閃閃發亮的波光粼粼。

「小莉子？」

她彷彿聽到喚聲，視線從窗外移回室內，眼前卻空無一人。只剩下因注視強光太久產生的殘影在空氣中上下浮游。

愛玲娜學姐，到底你去哪了？

「河野同學，我先回去了，你回家也小心喔。」部長禮貌地欠欠身，把部室的門關上。

莉子低頭看向還沒寫完的作業，把作業本收到書包裡，默默地離去。

在那以後，她偶爾也會斷斷續續地想起學姐的身影，但真正再次為她的去向感到好奇，已經是很久之後的事了。四季交迭，故人遠去，第一次感受到了最愛的人離世的苦楚，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與自己的距離，她忙得沒有心思細想從前一起部活過、去過遠足的，不算親近也不算生疏的學姐的去向。

學園祭之後大把剪去的清爽短髮留長到胸口，再剪短，再留長，剪短，留長。再次剪短的同時又染上了顯眼的顏色，臉上的表情卻不似以往那麼好讀了。意識到自己已經長大了許多時，是於某夜，在異鄉的夜空之下，她突然開始想家了。而腦海中浮現的那個家，竟已不再是北海道，而是上坂。

她翻閱起照片，在有些發黃的照片中偶然找到那個身影。

只有她，從那時起就仿似定格在照片之中了一樣。金黃發亮的髮絲在閃光燈下有些過曝，五官跟記憶中溫柔的笑臉重疊，那時輕聲的叫喚彷彿又在耳邊響起。

換作是從前，她必定連想都不敢想「死亡」這種可能性。但她已經不一樣了。她自認為自己已經長大了，至少她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只從電視上看過虛構的生離死別的小女孩了。她伸手用指腹摩挲著老照片，因為錯誤的握筆姿勢導致的繭在食指上微微隆起，肉眼幾乎不可察覺，碰觸的時候卻會感覺到粗糙而冰涼。即便是輕撫著暖色調的舊照片，卻仍感受不到溫度。

真想給你看看，長大了的我啊。

照片中的笑容有些刺眼，似是再次提醒她的念頭有多荒謬可笑。

喪禮先是在瑞士舉行，她沒有去。

骨灰運回北海道的墓地的時候，她也沒有去。

問她為什麼，其實她也不太清楚了。那兩年的事對她來說過於模糊遙遠，她彷彿總是飄搖在某處，又好像總是在原地踏步。學會吸煙又戒了，好一陣子都沒有新認識的朋友，畫室裡的孩子開始管她叫久里老師。

就算照鏡子，自己看自己的眼中也帶著一股疏離，與少年時欲蓋彌彰又此地無銀的那股莫名地傲氣不同，就只是沒有感情的，陌生的疏離。被問「你怎麼了」也只會笑著說「我沒事」，聚會過後把自己關在房裡喝悶酒。唯一的樂趣就是翻舊相簿，看著當大家都還在時，那個明明每天都因為瑣碎事而煩惱，現在看來卻似是幸福無憂的臉孔。現在彷彿只有在照片裡才能看到連照鏡子都看不見的，熟悉的自己了。

她能想像得到，如果不是北海道太遠，少聯繫的話，被以往的相識撞見了的話一定會對她嗤之以鼻：「你也變成了好無聊的大人了呢。」

再次翻到遠足時的照片，她不知怎地莫名憤怒了起來。

又是你。又是你。

又一個離去的人。

她細數著相簿裡那些後來就不再聯絡的人，獨獨坂上愛玲娜，她連對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意識到的時候已經撥通了接往上坂的電話，坐上了前往上坂的新幹線。

但是就算站在那個聽說曾是坂上愛玲娜的家的地方前，那片聽說曾被燒焦了的土地已經恢復原樣，四周甚至多出了幾棟不曾看過的矮小公寓。時間對誰都很公平。身後的海面波光粼粼，光點與光點碰撞在一起時刺眼得無法直視，潮濕的海氣滲進空氣裡，聞起來鹹鹹的，愛玲娜身上偶爾也會有這種味道，混合著蜂蜜牛奶一般溫柔的香氣。

腳下的細沙柔軟地陷落，被風吹起的輕輕滾動，連同海水一起融進海浪裡去，海浪又融進海洋裡，海洋又融進遠方的暮色裡，回到雲裡，化成雨水又回到土裡。

她看著腳下的沙子：「你可真是一顆厲害的沙子。」

她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抬頭看天時，熟悉的藍被薄雲稀釋，彷彿可以看見那抹模糊又遙遠的笑意，安靜地躺在回憶的藍眸裡。